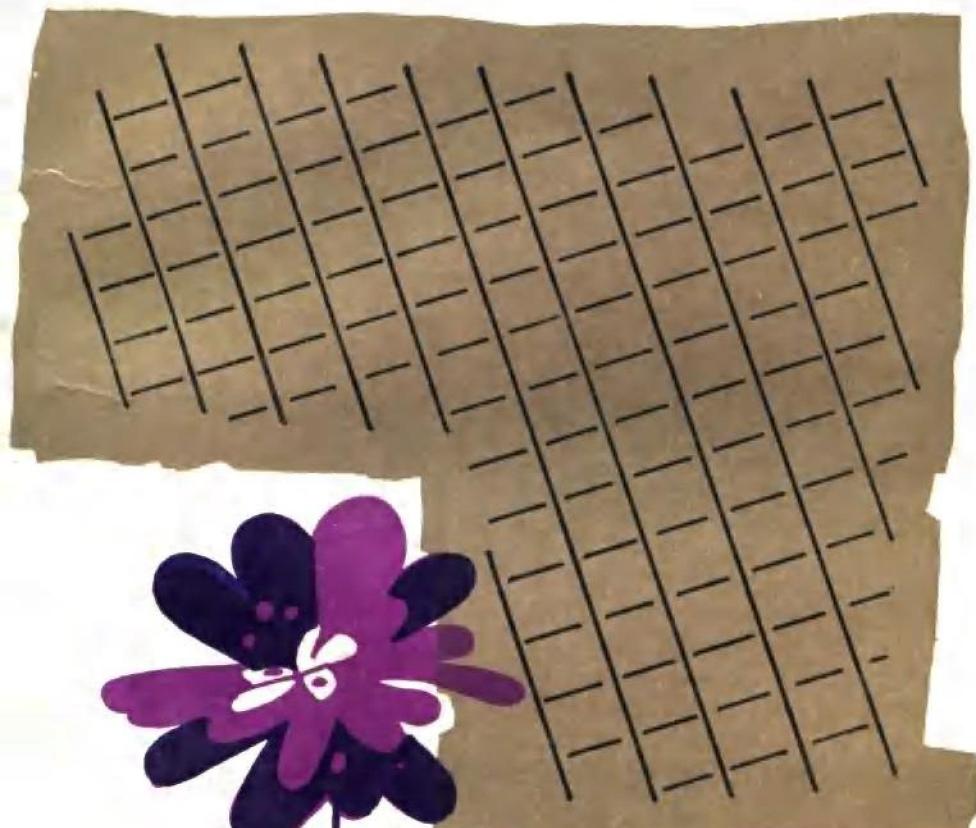


小说创作十戒



王笠耘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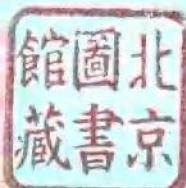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87
I054
58
2

B6715

小说创作十戒

丁东明



B 611973

小说创作十戒

王 签 耘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 77 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75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760 册

书号：10355·634 定价：平装本 1.65 元
压膜本 2.05 元

192
MOT
80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多年从事小说编辑工作，他从大量失败的作品和名著的败笔中，总结归纳了小说创作中带有普遍性的失误，并进行分析，简单明了地点破了小说创作的奥秘。文章没有空泛的议论，而是借助实例谈创作，读来易于接受，也很实在，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和业余小说作者的良师益友。

目 录

开场白	1
一戒：开篇不引人	
小说读者的“退场”.....	3
这能吸引住谁.....	4
单刀直入地进入故事.....	6
悬念是引人入胜的磁石.....	8
多样化：让思路更开阔些.....	10
多元化：让眼界更开阔些.....	14
靠碰巧，还是靠规律.....	17
廉价的吸引力.....	18
对艺术大师，也不能迷信.....	21
二戒：情节落俗套	
小说创作的童话.....	27
为什么要看小说.....	28
套中人的悲哀.....	30
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	33
小说创作的癌症.....	35
“出奇制胜”的理解.....	37
武松打虎，还是武松打狗.....	41
生活的可能性和生活的实事.....	44

“意识流”老化了吗.....	48
骏马和歧路.....	52
三戒：结构坍散裂	
谜底在哪里.....	55
难寻难找的金丝线.....	56
令人头晕又头痛.....	60
结构瘫痪症.....	62
截断了的情节线.....	63
流浪汉与绝对化.....	66
搓麻绳的启示.....	69
梳辫子的魔力.....	71
辐射与乱射.....	72
主题的凝聚力.....	77
结构探微.....	80
十全十美的幻影.....	83
四戒：人物没个性	
百读不厌的奥秘.....	85
小说的两道关.....	88
“这一个”和“这一类”.....	90
独特的行为方式.....	92
小说王冠上的宝石.....	94
走了调的个性.....	98
给坏蛋一件伪装吧.....	101
立体与平面之间.....	102
五戒：语言缺光彩	
语言的登山梯.....	108

什么人说什么话.....	111
“马谡这个干部”.....	112
文学家的眼睛.....	114
不上口的“口语”.....	114
瘸腿的语言.....	116
语言的迷魂阵.....	117
什么是小说的警句.....	119
两对混淆难分的冤家.....	122
洋腔洋调的阴影.....	126
附录：编辑加工十忌.....	129

六戒：环境少特色

不可缺少的支柱.....	140
环境与人物分家的悲剧.....	141
让环境和情节携起手来.....	145
环境描写的一颗明珠.....	148
城市呼唤着风俗画.....	151
卖弄知识的苦果.....	153
时代背景的路障.....	155

七戒：文字水肿病

一个古怪的创作秘诀.....	158
茅台酒掺水的悲剧.....	159
字数拜物教.....	160
问题并不那样简单.....	162
平庸的就是多余的.....	163
漂浮的冰山.....	164
人口过剩.....	167

游离的彩缎	169
箭箭虚发	172
超级水肿病	174
八戒：生活实感弱	
招领处的故事	178
小说的生命线	179
未遂的“拔高案”	181
被轻视与被损害的细节真实	183
真的怎么写成了假的	187
跳进小说里去	191
诗的真实	193
特权和禁区	197
掺了假的第一人称	198
九戒：攀登怕艰苦	
两个悲剧家的喜剧	202
一条“不公平”的法则	203
攀登出天才	205
抓住创作的高潮期	209
真正认识了自己吗	210
没有独创性，就没有贡献	212
象海绵那样吸收	215
民族化是一座金桥	219
天天写，不停地工作	222
骄傲是创作的丧钟	224
十戒：结尾无余味	
把好最后这一关	228

语言的终点，回味的起点.....	230
生活和智慧的合金.....	234
“见好就收”的启示.....	236
没有出口的迷宫.....	238
前后呼应的回音壁.....	239
马拉松赛跑的后劲.....	245
拼搏！拼搏！拼搏！.....	247

开 场 白

欧洲有句谚语：“比喻都是蹩脚的。”打个蹩脚的比喻，我觉得出版社的编辑部，很象医院的门诊部。

医院的门诊部，每天都来许多病人，有的病重，有的病轻。医生毫无例外，有多少病人，就开多少药方。如果把这些药方分析、归纳一下，就会发现：大多数病是相同的，也就是所谓的常见病——感冒、失眠、头痛，气管炎、高血压、冠心病……据说，在医学界，有些人瞧不起门诊大夫，不屑于研究这些常见病，因为那不是纯学术的“尖端”。但是，我熟识的一位门诊大夫，曾经激动地告诉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那么忙，却亲自抓常见病，每年大抓两次，因为这些常见病，每时每刻都牵连着亿万人的健康、幸福和生命。

出版社的编辑部呢，就小说来说，每天都收到大量稿件，有的有修改基础，有的没修改基础。编辑也是毫无例外，要分别写修改意见或退稿意见。如果把这些意见也分析、归纳一下，同样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数意见是相同的。应该说，这就是小说创作的常见病。正如感冒，不仅体弱的人会得，运动员也会得；同样，小说创作的常见病，不仅初学写作者会得，

有些老作家也会感染上。它们损害着小说的肌体，侵蚀着小说的生命，使许多作者的心血化为灰烬。

这里，我把小说创作中在艺术方面的常见病，初步归纳为十种，和大家一起研究，共同探讨。

既然是十种病，就要预防感染，那就叫作“十戒”吧！

一戒：开篇不引人

小说读者的“退场”

我记得 1958 年夏天，北京的天桥剧场上演一出歌剧，刚开场不到半小时，就听到有人嘟囔：“花钱买罪受！”随后，就象刮起了一股旋风，把许多观众卷走了。

在电影院，这种情景更是司空见惯：影片还没放映多大工夫，有些年轻人就受不住了，好象吃了亏，上了当：“都是些什么呀，没劲透了！”气呼呼地退场了，还故意弄得椅子山响。

这能怪谁呢？只能怪这出戏、这场电影开头不吸引人，抓不住观众。

中国有句俗话：“万事起头难。”西方人也常说：“一个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了一半。”这些闪光的语言，不仅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规律，也体现了艺术创作的法则。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的美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经典著作《诗学》中，就特别强调：不论史诗或悲剧，都要“有头，有身，有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完整。这里，他强调了抓高潮，抓结局，而首先提到的还是抓开篇。

不难看出：抓开篇对艺术创作是多么重要！

说来也奇怪，在对待开篇这个问题上，就我所接触到的来

看，剧作家和小说家并不完全一样。剧作家注意开篇，精心构思，反复修改；希望他那出戏一开演，就能抓住观众，“控制剧场”。小说家呢，对开篇往往不那么苦心经营，因为他很幸运，仿佛坐在保险箱里，哪怕开篇再枯燥，也不会听到各种声调的埋怨，更不会看到纷纷退场的痛心情景。

可是，且慢！小说读者的“退场”，也许比剧院观众还要严重，只是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罢了。在书店里，读者取下一本小说，没看两页，一皱眉：“真赖，谁买这个！”在图书馆，刚借来一本书，坐下翻了翻：“快还掉，没看头！”当然，这大部分是年轻人，可是小说的读者，主要不就是他们吗？再说，中年人和老年人，又何尝偏爱那些开篇不引人的小说呢？

开篇不引人，究竟会失去多少读者？这个数字如果能统计出来，对小说界的震动，也许比一颗原子弹的冲击波还要强烈！

这能吸引住谁

在小说来稿中，开篇不引人，这是常见病，甚至是流行病。即使在已经出版的小说中，患这种病的也还不少。归纳起来，发病率最高的是这四种开篇方法：

第一种：没完没了地介绍环境。

我读过一部反映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一上来先渲染黄河奔腾的气势，写景抒情，一段连一段；接着又写黄土高原的自然风貌，连土壤、气候、农作物等等地理书上的材料，全摊了出来。这以后才出现了一个镇子，于是又大讲起这个镇子的历史，从镇名的来历谈起，一笔笔交代它的兴衰变迁，连过去出过多少进士、举人，也象出土文物似的展览出来，解说一番。

接着就介绍镇子的水陆交通如何方便，称赞它的商业、手工业如何发达。还有：镇子的东边地势高，西边地势低；高处住财主，低处住穷人……看来，读者对什么不感兴趣，它就偏写什什，还生怕不周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第二种：不厌其烦地介绍人物。

有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一上来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介绍起一户贫农。它采取“查三代”的手法，先写清朝祖父一代如何遭受天灾人祸；民国初年儿子一代，如何在军阀混战下受煎熬；再写孙子一代，又如何受地主血腥盘剥。每一代的介绍，都力求全面，生怕读者怀疑这户贫农血统不纯。好不容易把这户家史唠叨完，又表起另一枝，介绍起一户地主来。也是开列祖孙三代的档案材料：祖父一代，强收租子逼死人命；儿子一代，放印子钱，喝人血；孙子一代，一杆烟枪，把全部家产一股脑儿抽光。这每一代的履历，也都力求准确，有数字为证。等把这祖孙三代介绍完，前面那祖孙三代，读者早就忘光了。

第三种：连篇累牍地介绍时代背景。

有一部小说稿，写的是东北沦亡时期的人民生活。它一开头就大写特写起满洲国的历史，从傀儡皇帝、日本关东军、“治安肃正”、“协和会”、“粮谷出荷”，一直到义勇军、抗日联军……真是纲目清楚，虚实结合，一页又一页，滔滔不绝。看来，作者的确花费了很多工夫，搜集了大量资料，可惜不加选择，连泥带沙，只顾往小说里塞，写得津津有味，洋洋自得。可是读者呢，不论青年或老年，谁受得了？

第四种：用工笔画大写特写风景。

本来，以写景开篇，原是常用的手法，可是有些小说，却一律用工笔画描绘山水、花草、虫鸟，不惜笔墨，不吝篇幅。

我记得有一部写胶东农村的小说稿，开篇从春天写起，把四季风景放到显微镜下，轮流描绘，连一棵歪脖子柳树、一个死水坑都没落下。这样写下去，不是也在向读者的耐性挑战吗？

单刀直入地进入故事

让我们从那片沼泽地里挣脱出来，跨进另一片铺满鲜花的原野吧！

先请看《新儿女英雄传》。这部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牛大水二十三岁了，还没娶媳妇。

这完全是平平常常的农村口语，读起来就象坐在炕头上，听老大娘聊家常，不紧不慢，从从容容。可是读了开篇这一句，不由得就想接着看下去。它象一条牵心线把你拴住了，迫使你总想知道：牛大水二十三岁了，为什么还没娶媳妇？是人品次，是长相丑，还是家里穷？下一步怎么办？以后能娶上吗？

再请看《平原枪声》。这部长篇小说也是写河北抗日斗争的。开篇第一段，也是一句话：

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

这是非常朴素的一句话，没有烘托，没有渲染，更没有堆砌一串儿词藻。可是，它能抓住读者，使你不能不关心这个人的命运，不能不产生一连串的疑团：他为什么被吊了起来？还

要吊多长时候？下一步怎么办？这吸引读者不能不继续看下去。

这两部长篇小说，艺术成就不同，但都是畅销书。它们已经印了上百万册，至今还在重印。当然，一本小说是不是受读者欢迎，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开篇能不能吸引人，却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不是主要因素。这里倒该追问一下：这两部小说的开头，究竟有什么奥妙，隐藏着什么规律，为什么都能吸引人？

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去敲一敲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的大门吧。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部震撼世界的名著，就诞生在这座庄园里。那就是瑰丽奇妙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这部小说的开头，托尔斯泰重写过十二次。对前面那十一次未定稿，他一直不满意。一天晚上，他偶然拿起普希金的小说集，翻开第一篇，刚看了头几行，就不由自主地接着看下去。他赞叹说：“这有多么美妙！这才是我们应该采用的写作方法。普希金单刀直入地就着手了事情的本身……立刻就进入故事。”这天晚上，《安娜·卡列尼娜》那个妙笔生花的开篇，就这样写出来了：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了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言：她再也不能和他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

这就是托尔斯泰对开篇的第十二次重写稿，也是他最后的定稿。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那个闪光的夜晚，他写得又快又满意，就因为他从普希金的小说中，总结出来了一个开篇的